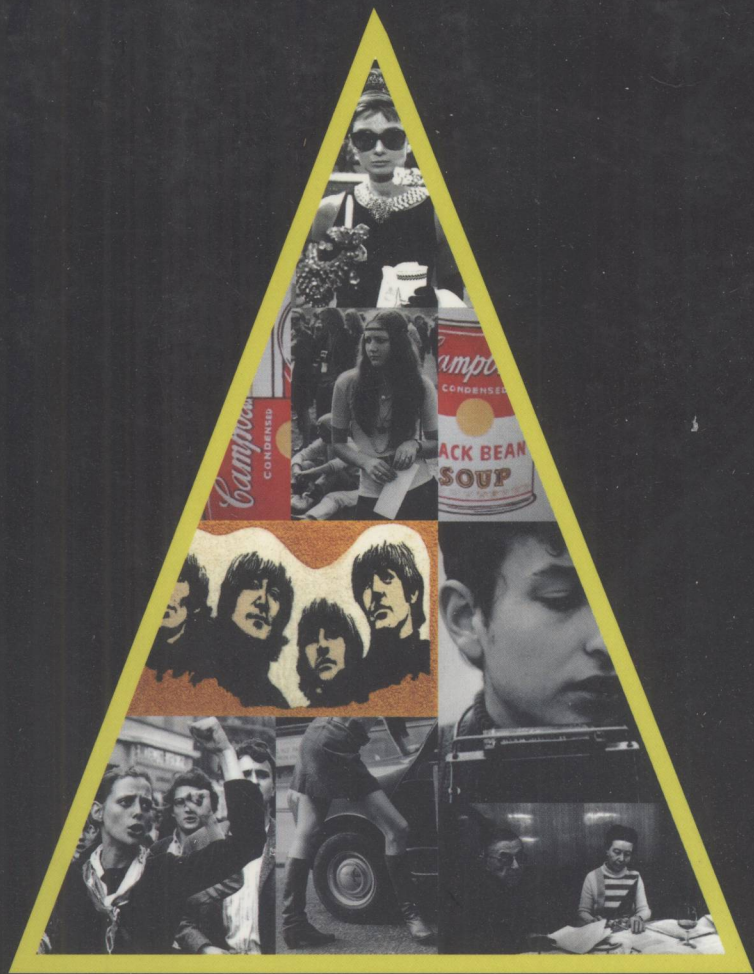


20世纪西方时尚文化



20世纪60年代 西方时尚符号

(插图本)

萧耳 等著

東方出版社

20世纪西方时尚文化

20世纪60年代 西方时尚符号

(插图本)

萧耳等著

東方出版社

责任编辑:洪 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时尚符号(插图本)/萧耳 等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11

(20 世纪西方时尚文化)

ISBN 978-7-5060-3468-5

I. 2... II. 萧... III. 文化史-西方国家-现代-通俗读物

IV. K103-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38439 号

20 世纪 60 年代西方时尚符号(插图本)

20 SHIJI 60 NIANDAI XIFANG SHISHANG FUHAO

萧耳 等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集惠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1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4

字数:280 千字 印数:0,001-8,000 册

ISBN 978-7-5060-3468-5 定价:38.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丛书总序

写序的人是作者的客人，他有义务谈论作者。

但对于萧耳，我所知甚少。她是哪儿人呢？我是在杭州认识她的，那时她是一家报纸的记者，后来，再见到她时，她已经在上海了，主编一份杂志——杂志的名字，说老实话，我忘记了；这再度证明了我的记忆像戈壁一样干燥，但我保证，我记住了那份杂志巨大的开本，简朴到傲慢的装帧——是的，是傲慢，那份杂志似乎随时要去千里之外，是否带你玩，它还要把你打量几眼再说。蒙萧耳不弃，一直向我寄赠这份杂志，那两年里，我通过它窥探另一种生活，因为我知道这杂志不是给我看的，它是给极少数人、想象中的极少数人看的，而我很不幸不在其中。至于这极少数究竟是谁，我下面将会谈到。

然后又又是两三年没有音信，再然后，就是现在，萧耳拿出三本书稿，而且，无理由地，她“命令”我写序。

以上就是我对萧耳所知的全部。现在我要谈谈这三本书，它们分别是，关于西方20世纪的小酒馆，关于西方的20世纪60年代，关于西方20世纪的女艺术家。

通过这三本书，我终于对萧耳有了比履历表更多一些的了解，我

发现了她的踪迹：她正在巴黎、纽约或者伦敦，那是20世纪30年代或者60年代，她在爵士乐飘荡的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坐着，这个中国女子，她和一帮子外国女人窃窃私语，她们或许会谈到她们的丈夫或情人——菲茨杰拉德、雨果、尼采、海德格尔、马勒、亨利·米勒，还有正闹单相思的中国诗人徐志摩……

发现了这一点，我知道没有比我更不适合为本书作序的了，我也情愿生活在别时别处，比如宋朝或晚明，比如杭州或苏州，如果一定逼着我流落异国而且可以选择，我宁可去紫式部或江户时代的日本；我有点喜欢19世纪的伦敦，但真到了那里，我想我多半不会和萧耳的朋友们厮混，总之，在各自的想象中，我和萧耳肯定不会邂逅。

而且，我真的去了也就不回来了，挥一挥手，云彩与我何干。萧耳呢，我相信，她一定会回来，在远方的每个深夜，她回到酒店的房间，借着昏黄的灯光在打字机上运指如飞，她要在截稿前发回消息：本报巴黎讯……她要把消息传回21世纪的中国。她是个记者，写这三本书时，她是穿越时光的记者。

我认为这三本书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记者文章，当然，如果你认为你每天翻的报纸上的文章就是好文章，那我无话可说；在我看来，

有一种可能，把适度的冷静与适度的热情、适度的机智与适度的世故、适度的精确与适度的典雅配成一杯鸡尾酒，我从未指望中国的记者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杯子还没有，何来鸡尾酒？萧耳在报纸做记者时想必也不是这么写的，现在，她就这么写了，这文章配得上她的采访对象。

但让我觉得有趣的是，该记者为什么认为我们对她所报道的陈年西方八卦感兴趣？此时是21世纪初的北京之夜，扭过头看窗外，灯火灿烂，忙忙碌碌的人们，在大吃大喝，在娱乐，守着电视机热爱“小沈阳”，在打印求职信，在揣测她或他的公司是否经得住经济危机，在思考明天的股票该买还是该卖，在担心为什么赵家的狗看了我一眼，为什么领导今天的脸色不好看，紧迫、焦虑，生机勃勃的日子劈头盖脸而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给定的生活逻辑中力求成功，对不能成功我们满怀恐惧和怒气，我们从不想象我们是否可以不过这样的生活，我们把此处之外的任何可能性都视为懒惰、失败、不靠谱——今年春节，我在尼泊尔度过，一路上一群脸色暗淡睡眠不足的成功人士都在嘲笑尼泊尔人民的懒惰，他们急于在释迦牟尼的故乡传播真理：关于如何上进、如何GDP，如何在喜马拉雅的河上修建水坝和

电站，把闲着的林子砍掉卖钱……

然后，偶然地，你看到了这三本书，一个女记者在遥远的远方、在往昔发来消息，这是关于一群奇怪的人的消息，那些人以各种方式力求“格格不入”，他们以小酒馆为阵地，孤身犯险，在摇滚、酒、性、诗歌、冥想中动员起自身的一切力量——头脑、身体和本能，他们自我折腾、不断叛逆、死不上进，把不上进作为通往荣耀和幸福的道路，这一切只是为了冲出那个世界，证明一个人可以成为自己。

他们因此成为了“英雄”——反“现代性”的英雄。这三本书主题各异，但同样关乎“英雄”，英雄们的侠骨柔肠，他们的苦斗和牺牲。

但坦率地说，我仍然看不出我们为什么会对这些“英雄”感兴趣，毕竟《福布斯》杂志还从来不曾编制一份《文化英雄榜》，一份关于想象力、勇气和个性的排行榜。我们可能还只是抓住了“现代性”的皮毛，我们死不放手但也不知道接下来如何下手，这时，该记者却发来消息，说“现代性”已经被“反”了、被“后”了，你说这事让我们怎么办？

我们当然不搭理她，或者我们会跟她好好谈谈，我们告诉她，她

正在危险的道路上走着，她正在大众消费市场上推销一种昂贵的奢侈品，这样下去她不会成功注定失败。

但是，我们中也许有人——大概就是我开头所说的那极少数人——会在某个灯火阑珊的夜晚，忽然想起这个发来远方消息的执拗疯狂的记者，她会不会仍留在巴黎或伦敦，打字机的声音雨点般敲击着这个寂寞的世界？这时，我们可能忽然想到，她其实离我们不远，就在隔壁，就在对面那座楼上的那盏孤灯下……

李敬泽于北京大有庄

2009年3月12日凌晨

风月——关于西方60年代（代自序）

巴黎蓬皮杜中心曾经进行过一次颇具轰动效应的展览，题名为《新浪潮的回归》。——正如西班牙鬼才导演阿莫多瓦的新电影《回归》，回到从前，回到某个精神之乡，俨然正在成为这一时期文化生活中最入流的事情。

“回归”这个词让我想起了库布里克的那只神秘的发条橙子，在历史长河的某个时间刻度上，发条已经上紧，那刻度上的时间，正好指向20世纪60年代。

在20世纪60年代，猫王解放了人们的身体，而迪伦解放了人们的思想。这是一个叫布鲁斯·斯普林斯廷的人说过的话，他同时道出的，是那个时代的摇滚精神和气质。

20世纪激情澎湃理想浪漫的60年代，就像一个人的青春期那样值得回忆。某些精神向度的回首就像一次返乡之程，而不仅仅是心血来潮。就像鲍

勃·迪伦会重访61号公路那样，而我们则穿越这个时代的信息高速公路，回到那不算遥远的年代，左顾右盼。那是摇滚、愤青、新浪潮、存在主义、左岸派、音乐剧、民谣、时装等群舞的和梦想家当道的60年代。它不仅仅是属于两个中心城市——巴黎和纽约的60年代，同时也是伦敦、利物浦、罗马和南美以及大洋洲的那些城市的60年代。

20世纪60年代，“青年们杂乱无章地迷恋于马克思和神秘学，毛泽东和《易经》、政治和大麻、革命和摇滚乐。普遍的政治动荡在艺术中不仅打开了性解放之门，而且打开了实验普遍复兴之门。”研究60年代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语系教授莫里斯·迪克斯坦在《伊甸园之门》中曾这么说。

“60年代有着开放、自由、酷的好名声，可真相是每个人都很直率，每个人都绝对直率，然后就是我们——一大堆疯子。我们留长发，在街上追来打去，嘴里叫着‘披头！’，全都是他妈的失心疯——这就是60年代的真相。不留长发的人就是怪胎，是神经病，同这世界上别的人都不一样。”60年代的画家，安迪·沃霍尔“工厂”前助理龙尼·卡特龙，也曾经在那个时代投入地折腾过，如今，倒也学会了拿那个年代来调侃和忽悠了。

有一个那个时代的细节。60年代，罗杰·劳（Roger Law）设计了著名的摇滚明星吉米·亨得里克斯（Jimi Hendrix）的招贴画，将亨得里克斯放在爆发的色彩中央来展示，这张画很快使每一个学生的墙壁生辉。也许这正好

暗示着这是一个张扬的、热烈的时代？！60年代，西方国家见证了大量的抗议活动的举行，同期也经历了波普艺术的大潮，大量优秀的海报应运而生，其中最知名的，则是1968年5月期间，由法国的学生创作的一系列海报。当人们走在街头，看到这些海报，发现街头的风景早已经与时代共呼吸了。

有时候，一个时代的力量就是那么神奇。因为音乐和慈善事业红遍全球的U2乐队领袖波诺说：“很多70岁的人，比他们17岁的孙子还要激进，这是时代带给他们的力量。”对照一下身边，是不是也是如此？

如果你生于40多年前美国的任何地方，有点文艺细胞，有点叫做梦想的东西，你就有可能最终会来到纽约，停在一个叫格林威治村的地方。那里有着60年代的典型周末夜，一家挨一家的酒吧烟雾弥漫，充满了通宵达旦的派对、震耳欲聋的音乐、离经叛道的艺术、文学男女和诗人朗诵会、已经的名人与未来的名人的会晤、短暂的爱情和坚固的友谊。你有可能亲眼目击鲍勃·迪伦在那里的酒吧演唱《答案在风中飘》。如果你是英国人，你可能成为Beatles的疯狂粉丝甚至“骨肉皮”，放下一切跟着那四个号称“比耶稣更受欢迎”的家伙们巡演。如果你在巴黎，你可能每天去艺术影院看新浪潮电影，在冲动之下给《电影手册》投影评稿。直到1968年5月，世界变了，你感到迷惘。你像《毕业生》里的本杰明和他的逃婚女友，在公交车上奔向自由却眼神迷离。

40多年后的今天，一位同事的英国男朋友的妈妈，听说我在折腾一本关于西方60年代的书这等“好事”，突然就大笑着说，她当年就是英国嬉皮士。我的朋友罗伯特·布郎廉爵士也陷入了对那个激情年代的回忆。罗伯特是瑞典传媒人，《地铁报》和Rodeo杂志的创始人，他也曾经是中产阶级的孩子，当年也曾挑战过父辈的权威。当然，如果你有足够理性的话，也不要忘记另一种声音，他来自冷眼旁观者的告白：你如果还记得60年代发生过什么，那你就根本没有在那个年代生活过。

我们无意去评判那到底是一个好的年代还是坏的年代。关键是，它激情地存在过，像金斯堡的那首长诗一样嚎叫过，并且正向着后代放射着强气流。60年代绝不是一个平庸的时代。它是一个拒绝沉闷的年代，一个宁要烈酒，不要温吞水的年代。

“一个过去的时代对现在时来说，更多是一个诗意的存在。回忆有点以乌托邦的形式出现，回忆把某些东西给净化了，于是生活在现代的人，对60年代的想法充满了浪漫化色彩。”这是中科院研究员程巍对近期在中西方大范围兴起的“60年代文化怀旧热”的冷静思考。这也代表我们对一个如雾、雨、电般地划过天空，曾诗意地存在过的时代的现实态度。

目 录

丛书总序——李敬泽	1
风月——关于西方60年代（代自序）	1
大卫·巴利、德纳芙和Twiggy	1
Twiggy的60年代面孔	8
体重计与新生活方式	13
白昼美人与法国偶像	16
伊夫·圣·罗兰的潮流旗帜	20
黛安·阿巴斯与《皮囊》	24
街头啊，街头	28
纽约“教父”安迪·沃霍尔	35
印着波普花纹的“工厂”	40
女权主义与枪杀沃霍尔	48
找乐。单身。性交。	53
时尚不过迷你裙	58
比基尼的香艳史	62

目 录

“花花公子”的人生哲学	66
“萨特式革命”	70
解构主义发起人	74
极简主义的少和多	78
民权运动的呐喊声	84
Anti-War, “我不想成为一名士兵”	91
鲜花、迷幻与嬉皮士	99
哈雷摩托与嬉皮士	108
从垮掉到嬉皮	112
石墙酒吧的夜晚	120
1968年5月的戏梦巴黎	124
福柯的革命	128
美丽而脆弱的“布拉格之春”	132
《毕业生》的结尾	139
“阿甘”与传统价值的回归	142

Lo-Li-Ta, “洛丽塔”的欲望本质 147

百年和孤独 150

《发条橙》的小说和电影版本 154

“007”, 最娱乐的文化符号 158

就去格林威治村 164

百老汇与音乐剧 170

The Beatles, 披头士的一个时代 176

假一点点, 时髦更多 186

越老越性感的《滚石》杂志 190

珍珠、玫瑰、詹尼斯·乔普林 194

“滚石”不老 198

“猫王”的世界记录 205

伍德斯托克的梦与幻 208

门的这边和那边 214

转过身去的鲍勃·迪伦 219

- 时尚女先锋Mary Quant 230
- 第一个提倡露脐的设计师 234
- 太空主义与太空装 238
- 库雷热与“月球女孩” 242
- 皮尔·卡丹的多重身份 246
- 纸裙风光无限 250
- 比梦露更狂野的碧姬·巴铎 255
- 玛丽莲·梦露，不愉快的60年代 260
- 美国品味的象征 266
- 清丽当如奥黛丽·赫本 270
- 古典、优雅、愉悦以及Givenchy 274
- 伊迪丝·皮亚芙：法国香颂 278
- 切和一种意识形态 282
- 美国式隐士 286
- 拳击手传奇 290

李小龙的身前身后名	294
“科学狂人”达利	298
不撒谎的索尔仁尼琴	304
博尔赫斯的花园	308
这个絮絮叨叨的恋人	312
颓废的卡波特与《冷血》	316
美国主义的好斗者	322
划时代的那只“兔子”	326
“推销员”阿瑟·米勒	330
贝克特百年	334
60年代的苏珊·桑塔格	338
“新浪潮”名声大噪	345
左岸的人文香与咖啡香	351
左岸派的拒绝姿态	354
罗伯·格里耶和《去年在马里昂巴》	360